



本土文本

一个陌生人(小说)

□彭益峰

小女孩安子,这些天迷上了做面具。她每天晚上,都要做一个。做成什么样子呢?她做了一个爸爸的脸,爸爸的脸上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她做了一个妈妈的脸,妈妈的脸上抹着口红,描着眼影。她还做了奶奶和爷爷的脸,和一些她认识的人的脸。

每天早上,安子都要和奶奶坐公交车去上幼儿园。

那天,安子第一次戴着面具上了公交车。美丽的女司机,不认识她了。当然是装作不认识她的。因为女司机认识安子的奶奶。女司机故意问安子:你是谁?

安子说:一个陌生人。
其实,坐公交的大人们,都认识她。但大家都装作不认识,问:你是谁?安子——作答:一个陌生人。

只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女孩,真不认识她。因为,他们都还小。

安子说:小妹妹,你好。
小女孩转头,朝向车窗,将下巴搁在了一道护栏上,瞅着外面的风景,不理她。
安子笑:小妹妹见到陌生人,害羞了。

接下来,安子对小男孩说:小哥哥,你好。

小男孩瞪着眼睛,盯着她看,很陌生的表情,随后,也转过头去,看窗外。

安子很开心,她跟奶奶说:奶奶,我戴了一个面具,他们就全都不认识我了,当我是个陌生人,真有趣!

于是,她每天晚上都要做一个新面具。

安子房间粉红色的墙上,已经挂了好多的面具。她望着它们,觉得每一个



面具下面,都藏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她晚上临睡前,会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着看着,就笑出声来。

妈妈说:安子,你天天做这个,不累吗?

安子说:不累,妈妈,你每天在脸上描啊画啊,不累吗?

妈妈说:我那是化妆,化妆是为了好看,怎么会累?

安子说:噢。不过,妈妈,你不化妆的时候,更美。

妈妈笑了,说:你还小,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又一天的早上。

车上的大人们,重复着每天的问题:你是谁?

安子回答:一个陌生人。

安子又问候了小男孩和小女孩。

小男孩和小女孩,依旧不搭理她。他们此时,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一本有趣的卡通书。头挨着头,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

安子开始觉得有点不好玩了。她感到了孤单。她想起了以前,他们三个人有人说有笑的,还比赛着唱儿歌。车上的人们,会给他们鼓掌,说着夸赞他们的话。

安子开始讨厌戴面具了。因为,所有人说她是个陌生人,不和她玩了。

小哥哥,小妹妹,你们真不认识我了吗?安子又问了一次。

这回,小男孩开了口:我们不跟陌生人说话!

可我不是陌生人。安子急了,眼泪快掉下来了,她一把扯下面具,大声说:我只是戴了一个面具!

牵牛绘出满墙画(散文)

□孙同林

牵牛花,牵牛花
你是一只小酒盅
你是一个小喇叭
生在院墙角
爬满竹篱笆
历经春夏秋
芬芳伴晚霞
你是世间普通的花一朵
百花中你最廉价
你是沃野美丽的一朵花
点染秋野放奇葩
这是我牵牛花涂鸦的“诗”。

牵牛花是乡间一种普通而又常见的花。牵牛花喜欢爬高,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优点,“人往高处走”,满满的正能量。要爬高,就难免有跌落的风险,因此,它不时从藤蔓上伸出触须来,以支撑日益发达的身躯,以便筑巢继续前行的支点。

牵牛花叶绿绿的,如心形,像婴儿的小手掌;它的花,从侧面看像一个小喇叭,花瓣薄如蝉翼,又如蝴蝶的翅膀,精致玲珑。从正面看像一只小酒杯,里面

还盛着晶莹的露珠,那一定是甘醇的美酒了。花开之前,牵牛花像一把卷起的花伞,花开之后,又像一把折叠的折扇。

牵牛花应该数宋代的最美。宋代诗人陈宗远写过一首《牵牛花》:“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开。披衣向晓还堪爱,忽见蜻蜓带露来。”同是宋代人秦观也写过《牵牛花》:“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阑干。仙衣染得天边碧,乞与人间间晓看。”

因牵牛花其形、其态、其姿和其色非同寻常,杨万里为它写过几首咏叹诗,其中一首为:“素罗笠顶碧罗檐,晚卸蓝裳著茜衫。望见竹篱心独喜,翩然飞上翠琼簷。”诗人把它描写成一位罗敷般的人物,可见其眷恋挚爱程度非同一般。

据说牵牛花的品种有六十多种,其家族庞大,人丁兴盛,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也叫牵牛花为喇叭花,这个名字肯定与它的形状有关,它的确是有些像喇叭的。

人们还叫它打碗花,这名称不知是什么来头,也不知道有什么掌故。后

来,我渐渐明白,这个叫法应该是俗称,其原因有二:一是那时农村贫穷,碗很金贵,不能轻易打,将一种极普通的花叫作打碗花以做警示;二是这种花不能摘,甚至不能碰,否则就会打碗,以此来保护它。

汪曾祺说:“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而开,午时即已萎谢。”的确,牵牛花是早上开,中午闭合,但在我的印象中,她中午闭合并不是萎谢,第二天早上它仍会开放,并没有那么短命。牵牛花的果实还是一味中药,大可利肝胆,小可去积食。在医疗极为不便,且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时期,牵牛花实为治病良药。记得当年我的一个邻家婶子,只要身体不舒服,就会炒一点牵牛籽服下,且每每灵验,其病隔夜便好。

近几年,在我上下班路上,一户人家院墙上每年都爬满了牵牛花,成为途中一景。也让我见证了牵牛花的一生。

春天,沐浴在温暖阳光里的牵牛花嫩苗,缠缠绕绕地生长,纤细的腰肢带着心形的嫩叶,很容易就爬上了墙头,

随后,它们互相纠缠着,在院墙上细心布网。有时,藤蔓因为自身的重量会倒垂下来,但末梢的嫩条又倔强地翘起,跟别的嫩条缠绕着又努力向上爬去,当它们爬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牵牛花那张扬的个性就露出来了。先是在藤蔓上长出花苞,几个一簇,长条形,有茸毛,然后,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早晨,齐刷刷地开放了,一片一片的,有白色的,有浅红的,有蓝色的,还有红蓝相间和蓝白两色的。郁达夫先生说还有紫黑的牵牛花,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认为素雅的蓝白两色的牵牛花最是好看。

可惜的是,那户有牵牛花院墙的人家,今年院墙上光光的,就连院子的大门也时常闭着,跟人打听,知道原来留守在家的老太太去年去世了,于是,院子空了下来,让我这个过路人也感受到一份落寞。

如今的农村,这样的院子该又有多少?

路边人家院墙上的牵牛花不见了,但我心中的牵牛花依然在,秋天,它照样开出一墙花来,不,是绘出一墙画来。

久违了,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文艺评论)

□高龙民

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火爆了,各种自媒体几乎刷屏。原本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鬼怪故事创作而成的讽刺歌曲,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有的普世性,还是刀郎歌曲的艺术魅力?

歌者无意,听者有心。这首《罗刹海市》被网友直接指向了十多年前“四位导师”打压刀郎的“旧怨”,将刀郎的创作意图解读为“复仇”,这又是为什么?这是艺术的内涵,还是民怨的集中爆发?虽然,这样的解读,太狭隘了,也太牵强了,却把原著的文言文和歌词的暗喻变得浅显易懂——讽刺与抨击。

当年,鲁迅先生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甫一问世,各种谩骂,铺天盖地,指斥《阿Q正传》就是在骂人,伤风败俗,诸多晚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举人秀才、贩夫茶客等纷纷对号入座,自认为小说中的阿Q、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自己,甚至有人要找鲁迅当面理论。没错,鲁迅文学的重点就是揭示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而《阿Q正传》正是其最有力的代表作,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国民性”的影子,人人都是阿Q,人人都是赵太爷,人人都是假洋鬼子。这恰恰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之一,此后的中国文坛再也没有了鲁迅,就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物了。

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胜利,也是鲁迅文学的伟大之处。此后,在中国文坛,现实主义作品异峰突起,深受民众的欢迎,比如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座又一座高峰,其中,讽刺性极强的现实主义作品有陈白尘的《升官图》等。运用暗喻的手法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当数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但是,现当代文学中没有一部如《阿Q正传》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导致人人对号入座的。

对号入座,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否典型性的一种社会反响,它可以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也可以是一种典型性的社会现象,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莫泊桑的《项链》等。这些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具备了文学人物与社会现象的典型性,说出了人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与人们的心理感受产生了共鸣,也就是创作上“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艺术境界。

当代文学作品之浩瀚,每年仅出版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但是,即使是莫言、余华、王朔、陈忠实、贾平凹、梁晓声等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之所以超越不了鲁迅,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写出如《阿Q正传》这样具有深刻的“国民性”的作品,更没有写出能够产生广泛共鸣而人人对号入座的文学人物和社会现实。

在当代文学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共鸣而激起群情振奋的也许只有四十五年前的话剧《于无声处》,虽然,这个戏在文学创作上并不算上乘,但是,她与当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紧紧相扣,将笔尖触到了当时人们心里的痛处,产生了极强烈的共鸣,致使全国200多个剧团纷纷搬演该剧,形成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话剧高潮。一部话剧,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她说出了当时“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心中皆无”的社会问题,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魅力和价值意义。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文学开始“向内转”,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讲故事,平视社会生活,淡化社会意义,开始回避现实,解构历史,写人情人性,娱乐至上,或者远离生活,或者赞美生活,不再批评社会现象,不再干预社会问题,即使如莫言的

暴露文学,也是只对历史,不对现实的。

特别是近些年来,现实主义创作被娱乐化、消遣化、颂歌化,相声小品不再讽刺,影视观众不再评头论足,人们似乎习惯了“娱乐至上,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嫌贫爱富”:文学艺术的创作,充斥了“无厘头的搞笑,阴险狡诈的宫斗,手撕鬼子的荒唐,莫名其妙的穿越”,富人都是爱国者、救世主,穷人都是无知者、乌合之众(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脸)。娱乐圈种种黑幕,变成了造星的“摇钱树”,文学界“只讲故事,不讲崇高”,书法界乱书、吼书“招摇过市,一路绿灯”,美术界以丑为美,恐怖的人物画,地毯式的抽象画,被奉为哲理的“后现代”(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经济界只讲利益,不谈家国情怀(它红描起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官场只看学历,不看能力(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半扇马桶上裱真情);为富不仁者被尊敬,勤恳劳作的农民被嘲笑,许多媒体也丧失了公平正义,为了生存,为了发财,甚至参与造谣,而在一系列政绩工程和各类比赛中,文艺批评竟变成了文艺表扬,投资几百万、几千万,只为了“众人捧得奖杯归,雨露均沾都欢喜”(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好成名)(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这首歌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正义与善良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罗刹海市》切中了时弊,也击中了要害。讽刺了一个“黑白颠倒,以丑为美,是非不分、自以为是”的罗刹世界,触动了人们的现实感受,引发了共鸣,这是刀郎《罗刹海市》最大的成功。

《罗刹海市》的立意,其实不是刀郎的创作,而是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发现”,借鬼怪论人世。刀郎的功劳是利用流行歌曲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子”发掘了出来,并且给予了智慧而高明的再创作,应了人们对于当今社

会的真实感受,包括世界各国所共有的社会问题,他最后唱道:“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文学的现实性,音乐的流行性,乃至艺术作品的经典性,都有一个时代的对应性,顺应了某个时代,作品就活;远离了某个时代,作品就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作者活着,其作品就轰动,就流行,而有的作者死了以后,其作品才会被认可,并奉为经典,这就是因为时代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刀郎是幸运的,他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深受欢迎,当然,蒲松龄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再说两句关于《罗刹海市》的音乐。其实,许多世界名曲都是取材于民族民间音乐,刀郎的《罗刹海市》也不例外,它取材于天津时调也好,二人转也好,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这是音乐创作的正道,而且,刀郎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打碎了,再黏合,再创作而成,既有民间音乐的传统,又有二度创作,这是成熟高明的音乐创作方法,是符合音乐创作规律的。王洛宾的歌,雷振邦的歌,聂耳的歌,冼星海的歌,大都来自民间音乐。

《罗刹海市》是一首正宗的讽刺歌曲,是一种歌曲体裁。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讽刺歌曲是《跳蚤之歌》,是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879年创作的。歌词根据德国诗人歌德著名的诗剧《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与朋友在酒店里所唱《跳蚤》的诗句写成,这首讽刺歌曲以其鲜明的音乐形象、戏剧性的效果和浓郁的俄罗斯民歌风格著称于世。《罗刹海市》和《跳蚤》一样,都是取自于文学名著,都是民歌风格,都追求戏剧性,以达到讽刺性。这样的创作是严肃的,是艺术的,是源自生活的,因此,也一定会更有生命力的。

刀郎的《罗刹海市》关注社会问题,勇于批判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这样的创作,我们已经久违了。

感谢刀郎,感谢蒲松龄。

江海新韵



飘悠天地间(组诗)

□张士达

◎一幅字

好友赠字一幅
宣纸上写着
诗与远方
只见古朴遒劲
张弛有度,诗意辽远
宛如八千里路云和月
激励我在诗的意境里
徜徉,披着星光
一路吟唱,寻找远方

◎一树花

仲夏,邂逅一树繁花
一朵朵,一簇簇
在枝头静静地绽放
如火如荼,明媚灿烂
热烈的蝉歌,激情的蝶舞
淹没在她优雅的风韵里
轻飘飘的旧时光
赶不上的脚步
我在岁月的深处,凝望
那摇曳多姿的身影
迎接清风中一个诗意的名字
紫薇归来,守候一个梦

◎独木成林

屋前的香樟没按常理出牌
一个根上长出三棵
改写了独木不成林的规律
它是候鸟的驿站
留鸟的乐园
知了的舞台
蜻蜓看了多羡慕
流火天,它舒展枝叶
宛如一把绿色的巨伞
给我遮挡毒辣的阳光
送来怡人的清凉

◎一轮月

午夜,中天

流光(组诗)

□萧萧

◎生如夏花

并不容易——
像夏花那样绚烂
忍受了多少风雨与寂寞
它的笑容,闪着清亮的刀锋

而我,并不害怕短暂
当岁月挑破了细细的血脉
我关心的是
疼着痛着喊出的幸福
算不算一枚璨然的花朵

◎落下

这时候,我平息着呼吸
把滂沱的雨水带来
我想告诉自己
大地需要清醒
美好的事物,终要落定尘埃

◎流光

总有朝露牺牲了自身
也总有
恰当的相逢
成全疼痛

◎从落

从前,从前——
美好的事件被小心掩盖
而我们,讲不出的烛光
在途中忍着折磨

怀念一条沉船

□陈克勤

请翩翩起舞吧
道过再见的流水
以及保持自己名字的树木
请以你们的怜悯
歌颂殉情者

不再渴望无谓的拜谒
我失去水分的躯干
会成为自己的纪念碑
自从那个花季
有人在我的枝叶上
写下她的名字
我就猜到了 所有的结局

那是个很多星星可以见证的

挂着一轮古典的圆月
皎洁,柔和
仿佛一面明镜
可否照见
人间妖魔鬼怪

月光轻轻地舔着窗棂
我的睡意悄悄地逃离
那些有关月亮的传说
仿佛一叶诗的小舟
飘向梦的边缘
深深浅浅,跋涉天涯

◎一朵云

倦鸟即将归林时
一朵黑漆漆的云
就像一座小山似的
横在天空
挡住阳光的去路
太阳不惜用金钱
赶不上的脚步
我在岁月的深处,凝望
那摇曳多姿的身影
迎接清风中一个诗意的名字
紫薇归来,守候一个梦

◎海的那边

——题林莽画作

蓝天仿佛辽阔的晒场
摊满棉絮般的白云
等待织女纤纤巧手加工
小树林抑着绿韵
为岸边的情侣鼓掌
托清风轻轻地吹送
湛蓝的大海蕴含许多传说
海鸥在寻找梦幻
远航的水手,打撈
坠落龙宫的星孩子

面朝大海,出神地凝望
海的那边,是否美如蓬莱
山里是否居住着神仙
是否也有人吟唱海枯石烂
演绎地老天荒

◎寓言

想得太多
被现实控制与蒙蔽
如一只仓皇的雀鸟
在枪口下,无法安栖枝头

我还想说
如果放弃了初衷
日子,将是薄薄的刀片

◎清醒

遇到海,就停止泪水
让盐安静离开
让苦难,回到辽阔的家园
夜,多深啊
——这人间的谷底
端着如此宽仁的一片海

◎降落

我正逐渐衰老、迟钝
越来越无用
像一只断线而飘摇的风筝
一路从天堂落下
穿过云朵,经历风暴

“困厄与光同在”
而我,与岁月一起
感受大地宽厚的接纳
见证了一条河流的无奈

夜晚

你优优柔柔地在我的面前
流了非常多的泪水
那一刻 我看见一条沉船
坠入海底

你答应在雨季来临之前
还我一个名字
可所有的风
都说你已泊向千帆

我的前面
也已万木葱茏
现在 我只能怀念着那条沉船
默默凋零